

馮
穎
詩
詞
研
究

大
陸
青
松
書

陈毅诗词研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并向张茜同志致亲切慰问。



陈毅同志为日本友人题字（一九六二年）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邓颖超、张茜同志
在桂林阳朔合影（一九六〇年五月）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陈毅



陈毅同志手迹：毛主席诗词

目 录

陈毅论诗及其对卫队文化工作的指导

诗座谈记	盛	《诗刊》编辑部	(1)
陈毅同志与诗		臧克家	(4)
陈毅同志与苏北的文化工作		阿英	(16)
怀念陈总			
——回忆陈毅同志对卫队文化工作的亲切关怀			
		吴强	(27)

《陈毅诗词选集》集外诗词

皖南事变书愤	(37)
内人东来未至，夜有作	(37)
酬某君	(37)
闻韩紫翁陷敌不屈而死诗以赞之	(38)
读史四首	(39)
淮海区会议题词	(41)

祝刘伯承将军五十诞辰	(41)
玉楼春·题《击楫词》	(42)
在微山湖遥望微子墓	(42)
过曹南	(42)
间关抵延，值花朝，林老六旬大庆	(43)
某同志父母双亡，闻讯大哭，诗以解之	(44)
祝董老六旬大庆	(45)
沁园春·山东春日压境，读毛主席柳	
亚子咏日唱和词有作	(46)
哭若飞	(47)
哭博古	(47)
哭邓发	(48)
哀黄齐生先生	(48)
祝朱总司令六旬大庆	(50)
攻克峰县	(50)
攻克枣庄	(50)
攻克泰安	(51)
四十六岁生日书怀	(51)
大日过雁门关	(51)
神池岢岚道中	(52)
再过雁门	(52)
濮阳会议有作	(52)
为晋北鲁予烈士陵园题词	(53)
大军南下	(54)
魏玛访歌德故居	(54)
华沙访萧邦故居	(54)

访上海鲁迅故居	(55)
成都	(55)
郑州午宴	(56)
西安半坡村访古	(56)
沈兰州五泉	(57)
怒江小憩	(57)
兴隆山	(57)
三门峡前景	(58)
长江大桥	(58)
温泉晚步	(58)
窗前紫荆花	(59)
初岁	(59)
千秋岁·再沈良口	(60)
赠印度友人	(60)
咸兴车站欢迎会上所见	(62)
参观朝鲜黄海制铁所	(62)
参观朝鲜人民军阵地	(62)
破阵子·向填坑者致敬	(63)
剑三今何在	(63)
夜坐喜雨	(64)
十三陵水库竣工典礼颂歌	(65)
雨后重访十三陵水库	(66)
北京会议六言颂	(68)
沈碧云寺	(69)
重访延安	(70)
花溪杂咏	(72)

春节前夕在缅甸大使招待会上祝辞	(73)
参观印度泰姬陵	(73)
昆明节日之夜	(74)
在些古首都悼林老逝世	(74)
题《高松图》	(75)
题香凝老人画虎	(75)
看话剧《赤胆红心》	(76)
访缅诗章	(76)
中缅友好诗章	(77)
沈钧仇先生书毛主席诗词题	(80)
沈卢梭岛	(80)
琴会	(81)
南京	(82)
沈专家	(83)
赠朝鲜艺术团	(83)
西行	(84)
记秋行	(85)
参观翠湖杜鹃展览	(86)
追悼沈衡山先生	(87)
温泉三绝	(88)
昆明杂咏	(88)
沈西双版纳	(89)
在天津新河某卫营房夜宿	(90)
赠杭州市长	(90)
沈苏堤	(91)
长江沈永	(91)

沈肇庆	(92)
鼎湖飞泉	(92)
赠勑工俭学同人	(93)
西山的葬礼	(95)
保卫郭村	(97)
决胜之歌	(98)
赠郭沫若同志	(99)
三沈良口	(107)
颐和园划船	(109)
天安门照像	(115)
上妙峰山	(119)
儿童篇	(124)
与外宾谈长江大桥	(129)
送岁	(133)
元旦试笔	(135)
介绍晏桃香的劳动事迹	(136)
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	(144)
参观蚂蚁啃骨头	(147)
歌唱大跃进	(150)
欢度春节	(154)
在天安门前	(158)
有志者事竟成	(160)
两代人	(166)
向雷锋同志学习	(167)
澜沧江歌	(170)
景洪的集市	(171)

记民族座谈会	(173)
美国侵略者的咀脸	(177)
马队冲锋	(179)
赠日本友人	(18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182)

陈毅诗词评论选

大吕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读陈毅同志诗词有感	张爱萍 (187)
读陈毅同志诗词	赵朴初 (195)
读陈毅诗选	李一氓 (198)
陈毅同志的诗词	臧克家 (201)
豪气贯日月 英风动大地	王水照、壮士杰 (210)
不熄的革命火焰	
——读陈毅同志诗词	长 石 (234)

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读陈毅同志诗词	谢 冕 (240)
-----------	-----------

创业艰难百战多

——读陈毅同志诗词	景 弘 (246)
-----------	-----------

豪气贯日月 英风动大地

——读《陈毅诗词选集》	方仁工 (356)
-------------	-----------

一柱天南百战身 将军本色是诗人

吴翠芬 (261)

对“四人邦”的有力回击

——读《陈毅诗词选集》……… 黄秉泽 (272)

永不枯槁的红叶

——读《陈毅诗词选集》……… 刘桂馨、卞哲 (280)

正气冲霄汉 丹心照人间……… 魏传统 (289)

陈毅同志的诗词艺术……… 吴欢章 (294)

妙手指来着眼高

——陈毅同志诗词学习札记……… 陶尔夫 (301)

陈毅诗词中的比兴……… 刘福元 (306)

重读《赣南沈击词》……… 杨尚奎 (308)

《赣南沈击词》试析……… 王克成 (318)

人间遍种自由花……… 周溶泉 (324)

陈毅同志《梅岭三章》试析……… 华苑春 (333)

喜读《孟良岗战役》……… 高润祥 (341)

大气磅礴 诗意浓深……… 顾之京 (343)

红叶丹心 高标逸韵

——读陈毅同志《题西山红叶》诗…… 李汉秋 (346)

春风春雨话青年……… 陈昊苏 (350)

鹏翼巨 风雷动……… 陈昊苏 (354)

附录：

陈毅诗词评论索引……… (360)

编后……… (368)

诗 座 谈 记 盛（摘录）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夕，《诗刊》杂志社曾就诗歌创作问题，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除了有郭沫若、赵朴初等五十几位诗人外，朱德同志、陈毅同志也欣然到会，并作了重要发言。

陈毅同志在朱德同志之后接着发言。他首先说：刚才总司令讲，要把新旧（诗体）揉合起来，这也是我的主张。我写诗，就想在中国的旧体诗和新体诗中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使自己写的诗能有些进步。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革命运动，提倡诗文口语化，要写白话文，作白话诗，这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不是还有一条路？即：不按照近体诗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四言五言六言，又参照民歌来写，完全用口语，但又加韵脚，写这样的自由诗、白话诗，跟民歌差不多，也有些不同，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五四”以来写新诗的经验值得总结，应肯定它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但其中有一种新诗写得使人看不懂，比旧诗词还要难懂，我认为这一倾向应加以克服。过去有人说过，写诗要文从字顺，诗歌总要有人懂，看起来不吃力才行。不然把旧的枷锁甩掉了，又带上新的枷锁，把旧的框框突破了，自己又划个新的框框。我们自己作的诗只有少数人能够懂，也就是在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赏。这在方向上

恐怕是不对的。

接着陈毅同志特别强调地谈到诗歌创作要百花齐放，大胆创造，突破框框。他反对歧视旧体诗词的做法。他幽默地说：有个时候，不知道什么人决定的，开过什么代表大会，许多报纸杂志都不登旧体诗。我就不懂它犯了什么罪，违反了哪条宪法？我主张新诗可以做，旧诗也可以做，新旧揉合的也可以做；完全按词谱填词也可以，不按词谱填也可以，就是说写一些长短句，也不妨试试。“五四”以来把词当作新体诗，或诗体的新发丘，这是最通达的见解，我想赞成的人一定很多。……因此我要重复一下我的主张：我主张写诗要写得使人家容易看懂，有思想，有感情，使人乐于诵读，按不按严格的诗词格律都可以。何其芳同志有个主张，要搞新诗的格律，这也是一种做法，不要忙于说他不对。把几十年的新诗，总结几条规律，按这个去做，难道就一定不能成立？也许他在这茫茫的诗海里百，能摸出几条经验来，又有什么不好？

陈毅同志还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是对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支持。抗日歌词，大半分是不用韵的，或者很少用韵，但唱起来很好听。这证明新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最近我听了《祖国颂》，很不错，恐怕是十多年来一个很成功的歌，词也填得不错，唱起来很有气魄。那词也没按一东、二冬、四支、五微，可见不叶韵也可以。

陈毅同志又说：我们的诗歌要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就要开路创新，不陷古人窠臼，不在古人面前胆怯，也不迷信前人。陈毅同志既力主继承优秀传统，同时又根据自己的体会和研究心得，说明创造性的劳动的重要。他说：

现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也没有梦想过的。无数的新人新事，都是前人未历之境，因而我们写的诗也应该能走上前人所未达到的境界。今天我们有中国历代诗歌的传统，有几十年新诗的成就，还有苏联、欧美的诗歌作为参考。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有用的营养，又把近几十年的人民革命作为背景，这样来进行思考和创造，是一定能大大发展诗歌事业的。我们可以在几十年之内有新的成就，可以突破前人。这一狂想，不妨试试。

最后，陈毅同志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确定了。在这大的范围内，我们完全有活动的自由，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诗歌方面也可以有各种主张。“五四”运动全盘否定旧诗词，搞新诗，结果，已经有了大的创造，现在又掉转来，回到中国的传统和民歌里找营养，是不是经过否定之否定，会达到新的阶段？我看有这个可能性。

陈毅同志对诗歌发展问题的独到见解，以及对诗人们百花齐放、大胆创造的鼓励，使参加座谈的同志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陈毅同志与诗

臧克家

解放以前，震于陈毅同志革命军事家的威名，对他很崇拜，但并没见过他本人。解放后，来到北京，在集会场合远远地望见了陈毅同志，听到了他的革命事迹，读了他的诗词，对他发生了一种钦敬而又仰慕的虔诚。五七年以后，才有了些接触，通了一些书简。距离近了。仰望已久的麦峰，巍巍然屹立在自己的面前。不止是人近了，心也近了。多么亲切，多么欣慰，多么激动呵。

我认识陈毅同志，介绍人是“诗”。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有力的支持下，《诗刊》诞生了。爱好诗歌的广大读者为它的创刊欢欣鼓舞，陈毅同志也特别高兴。他曾打电话约我去谈诗，因为那时我正病卧在床，失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至今犹觉遗憾、可惜。陈毅同志象爱护一个宁馨儿一样，爱护《诗刊》。关心它，支持它。在它身上费心血。即使出国期间，在外事活动繁忙之际，也还挂记着它。刚回到首都，在一次集会上，把我招呼到面前，说：“《诗刊》出双月刊，在国际上影响不好，全国只有一个诗的刊物呀，得赶快改回来。”那口气，亲切关怀而又有点发急的意味。那时纸张实在困难，不得已，才暂时改为双月刊。陈毅同志注意到了这件事。我们遵从他的意见，争取恢复了月刊。他还曾经过议说：“《诗